

馬春陽文集

长篇小说卷（下）



014056528

I217.02
176
V6-2

长篇小说卷(下)

馬春陽文集



I217.02
176
V6-2



北航

C1741583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第三部 秤杆子做官

第十四章 临时法官不徇私情

81 马不停蹄三上调

在1949年年底的前后几个月里，冯冬雪跟全区干部一样，连续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。由于淮海战役的胜利，盘踞邻县昭河城的顽方各种官员，如丧家之犬般往西南撤退。面临昭孟公路的横泾区队，潜伏在于探花村一带，任务是穷寇莫追、只防备敌人临死放出挺床屁害人。可好奇的冯冬雪，以胜利者的心情，说服了区队指导员张印正，跟他同来瞧瞧兵败如山倒可憎又可笑的景象。

夜色朦胧。冯冬雪独倚在庄南稻草堆前，隐约看到有人一批批地向西疾跑，也有三五个小脚女人似的慢走。忽见有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，正在向庄前走近。他举起短枪就“乓”地一弹。张印正循声赶来指责他：“开枪不是小孩子放炮仗，你太冒失了。据我估计，那个来人，定是开小差的逃兵。”

果然不出张印正所料，那人因怕中弹而伏地爬起来求饶，并说愿意用武器弹药交换一套棉衣，好逃回老家。冯冬雪想起过去被日寇打败的国民党飞九、学九两团逃兵，沿途曾用枪弹跟老百姓兑换衣服的事，于是就请张印正同意。

张印正点头，于是那人交出武器弹药，冯冬雪脱下棉袄棉裤穿上对方的“二尺半”黄狗皮，得意地开玩笑说：“一弹引来一枪，呵呵，我立功啦。”

张印正拿手捅了他一下，说：“立个屁功！不记过就算便宜你了。这枪应归区队所有。你呐，还是用秤杆子征公粮吧。至于你用的短

枪,迟早也会交公。”冯冬雪听了,苦着个脸,两手紧紧抱住长短两支枪,生怕有人来争夺似的。

冯冬雪离开区队第六天,即1949年1月18日,困驻县城的蒋家军及顽抗人员,也套着昭河城敌人足迹,沿着运河东岸直向扬州逃窜。城内外居民喜得蜂拥街头,热烈鼓掌欢呼:“在度日如年的二十六月后,现在终于把你们又盼回来啦!”

此时乡下人更是扬眉吐气,虽不再喊“打到古孟州,活捉张冠球”的口号,但也没忘“打到南京去,活捉蒋秃头”的备战支前使命。受这大好形势鼓舞的冯冬雪,高兴得竟忘记了吃饭睡觉,恨不得连夜步行赶到吴明庄,叫倪荷香加紧对时政的学习,准备报考干校。可一想,他觉得这么做的后果,可能会引起不好的影响。省事无事,不如还是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为宜,一时也就搁置一边了。

就在这天下午,冯冬雪把调查、整顿和启用乡村财粮员的方案写好,准备报请区委批准实施后,再布置秋征工作的第一程序:耕地面积登记造册。他带着方案刚跨进东墙挂着区财经分局木牌的门,背后却跟来个人,原是三年未见面的戎寿文。不等戎寿文开口说来意,他就主动推辞说:“对不起,我很忙,待有空回庄去,我们再谈吧。”说完就要走,这时时任区民政股长的马烨兴跨进门来。

戎寿文面对既是同村又是同学的两个熟人,爱慕的是冯冬雪;敬畏的是马烨兴。马烨兴直接地问寿文:“你咋好意思来的?”冬雪发现寿文被窘得无地自容,好一刻才对他说:“冯主任,让我把倪荷香给你带的口信说一下吧。”冬雪叫寿文等一等后,转问烨兴说:“找我有事吗?”“对,喜事。”

马烨兴没把寿文摆在心里,掏出两纸公文,照把话说下去:“县府以民干字305号文件,委令你为区财经分局主任,县委还决定你为区委委员。这跟厉区长调县任副县长一样,你该高兴了吧。”

可冯冬雪没把提升与厉道生那样看重。为啥?他只得将烨兴说明三个原因:一是他很不在乎职位沉浮;二是他虽曾是武装区公所的

一员，一直坚持财经岗位上，过着游击斗争的艰苦生活，其中也经历几次生命危险的洗礼，但到了解放后的今天，却成了个文不像秀才武不像兵的半吊子干部，所以他仍然想跟着军队向前进；三是他从把烨兴推为反侮同盟会会长起，一直甘为下级。“烨兴呀，”他说，“厉区长上调，肯定另有人来接任。此时的上级组织，该免去民政股长而提你为副区长，那我更好名副其实地在你的领导下，留下就地工作了。”

马烨兴摇头舒了口气说：“你所谈的三个原因我基本认同。至于第三个副不副的问题，除与你第一个原因颇有同感外，你文化水平比我高，怎能说在我的领导下，留下就地干工作了呢！”见冬雪似是而非的样子，他又勉励了一句，“你还应该安心把财经工作做好，这关系着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的大事呀！”

趁冯冬雪默认时，僵局着的戎寿文来了个见缝插针，问：“冯主任，荷香口信还要不要我说啦？”冬雪担心留下话柄，发狠似的束缚住自己的感情，便一挥手表：“寿文你走吧，后会有期。”对荷香留念，马烨兴一直采取同情的态度，但因为与工作有碍，他硬着心肠让寿文早走早好。

过了两个月，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横泾区财经分局召开过春耕面积登记总结大会后，冯冬雪被马烨兴请到宿舍里去。烨兴开门见山，并用一种惋惜的语气说：“真料想不到，县里又来电话，通知你三天后做好移交，然后直接到三垛镇去报到。听说有板门高的申区长留在镇里等待你咧。”

组织观念一贯很强的冯冬雪，一面表示服从，一面还自我盘算着：与其随不了大军开辟新区，倒不如原地踏步走好。马烨兴在了解到他的心思后，竟兜头泼冷水：“因形势需要，不管啥样干部，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。再则，你冬雪只需南跨一步，便是三垛区。而马梓玉正出县界被调到了仙江县；更有张印正也被决定调到县民政科。我问你，这么讨价还价，是不是与恋着荷香有关？”冬雪对烨兴胸前伸拳一击说：“我同你共商正经事，你却开我玩笑。你想想，我若恋着她，

我倒不想随军开辟新区去了。”“好了，恕我多言。”烨兴说，“为你移交，受区委所托，让我做个监交人。”

在区小会议室，冯冬雪和有关分局的工作人员共同把现金、实物及粮税账册一一造表，交由接任者核对查清。双方盖过章后，作为监交人的马烨兴也签了字。冬雪正在考虑着什么之际，事务长吴银山特地赶来，从挎包里掏出两条新毛巾，送到冬雪手上说：“这是欢送区队上升县团的多余礼品，区委让我转赠你，作为临别留念。”冬雪一看，毛巾上印有花好月圆的图文，很吉祥。他随即双手捧送给银山说：“光荣的独臂同志，请代我向区委表示谢意。这礼我收下了，可你是我突围的战友，你跟大红子结婚，我又喜又愧地吃了你们的喜糖。现在呢，我借花献佛，就用这两条毛巾补情，敬请笑纳。”烨兴觉得冬雪这样做是两全其美的好事，随叫银山收下说：“银山，你是残废军人，我是民政股长，有权为你做主，收下吧。你的大红新娘子，一定很高兴的。”

此时的冯冬雪，突然从左衣上袋口中拔出一支钢笔说：“这是公款买的，忘了登记，现在交下来。”马烨兴发现冬雪肩头还挂着花鼓牌短枪，笑笑说：“冬雪，钢笔你应该带走，今后大有文章可做，而短枪实无用武之地，倒该交下来。”冬雪愣着，想起过去在本区征粮一桩往事，又愧又疑地说：“烨兴呀，关于枪的问题，你跟张印正是一鼻孔出气啊。”“不，提起印正来，我反而有话说。他对枪的感情，比你我更深更浓。临调走那天，他含着眼泪，抚摸着快慢机柄头系的红穗穗，照样忍痛割爱把它交了出来，啥话也没说。冬雪呀，印正是位好同志呀！”听后，冬雪觉得，榜样是无穷的力量，人不去新区工作，枪支背在肩上，等于聋子的耳朵，实在不起作用。他想通后，忙把短枪亲手交给了烨兴，说声再见，转身就跑。

发现冯冬雪对故里天地人及短枪，仍流露一种难舍难分的留恋神色，马烨兴内心很同情他，连忙追上去说：“我叫银山派条差船，一直送你到三垛去。”冬雪摇手说：“派差船又是农民负担，不用了。何

况我行李不多，两肩好背，双手好拎，二三十里旱路，跑起来不比船慢到哪里。”

三垛是孟湖县三大镇之一，冯冬雪曾去过两次：一是民国二十年发大水，他跟他爸出外逃荒，因天寒，小船被冻在这里。时值过大年，他曾扮演“送苍龙”角色，借拜年之机，实沿街乞讨；二是邵伯保卫战后，县城吃紧，时任粮赋会计的他随财经局长顾清明一行，奉县府之令搬迁到这里，借居一姓卞的大户人家，参加南粮北调，也有一二十天。后来县直机关已全部撤出孟湖城，他们也照样向北转移。仅就这两次印象来说，他对三垛颇有好感。但到底好在哪里，他很想利用这第三次的机会，工作之余去详详细细欣赏一番。这就是他在途中边跑边忆昔思今的开始吧。

三垛区区长申贵礼接到县里通知后，今天特地没下乡。因盼得好急，他还派人到夹河边去迎接。可万万没料到，他在街上却与冯冬雪碰面。“哎呀呀，看你这背鼓携锣般的行装，像个跑江湖的卖艺人了。算我没认错，你是来上任的冯主任吧。”“对对，你是申区长。”冬雪也算眼尖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的确是好高好高的个子：“申区长，你是个专找重担挑的人呀！”贵礼连忙伸手捺捺他背着很重行李的肩头说：“千斤重担大家挑，你主任个子虽矮，承载力并不低于我吧。”冬雪主动与贵礼握手说：“我调来三垛工作，若是个矮够不到，全靠你区长撮腰咧。”

申贵礼把冯冬雪领进了一户宅第大门，刚走到二进与一进之间的东厢门外，说：“里面就是你的用房，睡觉带办公。床呀桌的都抹得干干净净的，你就进去安排吧。”

冯冬雪把手上肩头的东西往床上一放，兴冲冲地又走了出来，向前往后一望，这座三进大屋，他记起来了，原来是姓卞人家的住宅，但以老主妇为首的几房媳妇和几个闺女不知哪里去了。他忙问区长。申区长告诉他：“因儿子有些政治问题，老少女人们也都离开了三垛。”“唉！”冬雪不由自主地跺着脚说，“这都是与劳苦大众站在对立

面的下场啊！”

“对！今后我们就更该为人民多做点好事了。”申贵礼外冷内热地告诉冬雪，“全县除原湖西几个区外，三垛算是湖东的中心。为作好三麦夏征工作，县里要求我们找几处空房，暂作县财粮局直属支库之用。你呢，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再跟你研究落实这项工作。”冬雪说：“我不用休息。区长，我们就干吧。”贵礼见冬雪像个急猴子，颇感兴趣，说：“呵呵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你就想把第一把火烧起来啦！好，你这就跟我到小会议室去吧，那里墙上有挂着镇上的街巷示意图。”

经过一个半钟点的交谈后，在申贵礼启发下的冯冬雪，概括“找、调、报”三字工作法，即：找寻空闲房屋；调查房主是谁；报请县府批准。最后，贵礼不仅把此事全交给冬雪操办，还限在十日内完成。但冬雪竟没及时点头，则说：“区长，我等于是新来乍到摸不着锅灶的新媳妇。是否让我先走马观花几天，待把全区有关财粮工作情况抓到手，再……”贵礼摇手说：“不，清明到，麦叶叫。建仓是财粮工作的重点。再说，分局的若干事，暂由副主任支撑。你别烦，找字就从这时下笔吧。”

冯冬雪凭心记住的街巷图，先沿着镇中夹河两岸边去找。这是水乡的经验：上下粮就近、方便、省力搬运。可逐街逐巷跑了两天，没找到一处适合储粮的房屋。当他想起拜年“送苍龙”给他一块银元的那家院子时，才摸到区公所东面一条南北向的小巷子里。唉，二十多年过去，世事沧桑，原印象全没了。

说来也巧，到了第三天下午，冯冬雪不再单枪匹马，大走群众路线。此时，正是书场散场的时候，他连访问了五位听书的老人，才得知夹河中桥北的西大街，有栋大门朝北的两层空闲楼房。他走去朝门缝间向后院一看，地上满是枯中有青的杂草。他立即高兴地跑去向申贵礼报喜。贵礼兴奋得自不用说，不过当想起县府正建立的并由财粮局代管的公产管理处时，他说：“我的冯主任呀，你‘找’字写成了，现在可以进行‘调’字工作了。”

紧接着，冬雪又花了三天时间，在调查的基础上，又做了一番核实，这处房子原属于敌逆产，房主早逃亡在外，不知去向了。于是他写好呈文，请区长审定。贵礼拿起公章，放在嘴前呵口气，边盖边笑着说：“我们原计划十天做好这项工作，从实践上来看，‘找’‘调’两字，只花六天。还有四天，县里如能在三天内审批下来，这便是你我首次合作提前一天完成，好兆头呀！”冬雪高兴又坦诚地回话：“如果是这样，应该归功于区长的决策，而我只是在你领导下跑跑腿罢了。”贵礼听后，觉得冬雪虽有谦意，但倒是没显示一点居功自傲的气势。因为实际上，工作法的三字诀，在他们议论中，最后由冬雪用押韵“找、调、报”概括起来的，既有条理不乱，更便于记取，所以说，他工作起来就比较顺利了。从此看来，作为区长的区委二把手，很乐意也愿意与冬雪长期相处合作下去，大大有利于打开全区第二次解放的财粮工作局面。为了快上加快，呈文不交邮局，作为火急函件，贵礼特派通讯员骑车直接送到县府秘书室，并立盼三天前后能批转下来。

可是三天过后，不管区公所，或财粮分局都没收到批复的公文，又一个又一个三天又过去了……

下乡复查登记三麦种植面积及苗情的冯冬雪，不等还有两乡工作没干完，急急赶回区里，一问，申贵礼为批复呈文进城去了。不管七七八八，犯法就犯法。吃过中饭后，他领着分局几个同志，分带笤帚、抹布、提水桶、铲锹等用具，赶到西大街，并请来铜匠师傅投锁推开了大门，叫大家先清除院子里的杂草和垃圾。当他看到西南有口深井时，竟手舞足蹈地哼唱起来：“虽有太平井，火烛尤小心。夜班轮流上，巡逻带打更。粮是宝中宝，准备忙夏征。当等批文下，支库好修成。”他这么一来，博得大家都叫“好好好！”

“你们有啥好的?!”申贵礼站在大院走廊上招来大家，对冯冬雪拱手说，“恭喜恭喜啦！不仅改建支库有理，你大主任又提为县局副局长啦！这才叫好上加好呢。”此话引得大家既兴奋又羡慕，并用激动、高亢的喉音欢呼：“冯主任高升!”“冯副局长真正好!”

在热烈情绪包围中的冯冬雪,先是受宠若惊,后是惶惶不安:被提升两区为分局主任兼支库主任时间才两个月,没有一点正职的领导经验,怎能负起县局这副手责任?“区长呀,我来三垛刚刚二十天,像才上工的伙计,手没提篮,肩没挑担,咋忍心就走呐?区长,你在县里为啥不提议留下我呢?”

“哎呀!谁敢?”其实,申贵礼不仅自己,还请来区委书记,一道去县委要求过,可都被毛主席关于“加强纪律性,革命无不胜”的指示给哑了口,不得不到县府拿来专署公文回区,这时见冯冬雪显露出留恋的神色,他只好从口袋内掏出公文给冬雪说:“是的,我们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可是革命的需要,就该理智对待了。看吧,这是顾风专员签发的委令,你应该坚决而愉快地服从。待休息两天后,再进城去报到吧。”

82 今夜成婚万不能

申贵礼跟马烨兴一样,都是扮演那种爱莫能助的角儿。冯冬雪只有走之大吉了。但因为工作才开始,无交可移,贵礼又不让他再到空闲楼房去劳动,这不让他闲的很难过吗?也罢,与其坐在房室等太阳落山,倒不如走到镇外去看看。

走着走着,他被田野上的桃红柳绿、麦苗青青菜花黄、更有蜂儿蝶儿闹嚷嚷的景象所吸引,在不知不觉的兴奋和陶醉中,故里三位烈属为首的父老乡亲,还有从小就相好的倪荷香,突然涌到心间。他想:若自己挑上副局长的重担,肯定会忙得抽不出时间回乡探亲,何况往返城乡要走一百六十四里路呢,若搭乘轮船,私事不便报销路费,不报销,自己又无钱买票……难怪,那时的干部仍过着军队化供给制的艰苦生活。

他想来想去,最后拍板:就利用今天下午和明天的时间,来回步行70里,便能了却一番思乡之恋。

冯冬雪回到宿舍，背起装日用品的布袋，没向任何人告别。此时是下午2点30分。他疾走如飞，走过三百六庄，跨过架在第三沟上的大洋桥，再沿着圩堤或田岸向东北走去，算是家家路，像掌纹一样。他只花四个小时，本庄马踏港便渐渐闪亮在面前。就在这时，他披着夕阳光泽，正好让他双眼左顾右盼：若以水汪汪的关口为中心，西边是一片绿色无垠的芦柴滩；东边是一块块长方如镜迎接栽秧的水涸田；北边是九条龙般大小港汊汇成的一条环绕着村垛的护庄河，被微风吹起鱼鳞般波纹，煞是引人入胜呢！而沿村垛周围凡见到树木的空隙间，已能识别上空缭绕的炊烟，是从谁家烟筒里冒出来的？这时他触景生情：今晚到底食宿在谁家，一时还拿不出主见来。

“我们的大主任哎！”冯冬雪走过庄前小木桥，站在土地庙西面，突然传来惊喜的女人叫喊声，再举目一望，原来是烈属孙网巧。见她掖船靠岸，船桩没扞，跳上岸就向他奔来。

看冯冬雪那副进退两难的窘态，孙网巧反而怪他：“你这样匆匆忙忙的，就不该回来呀！”

冯冬雪只好把被县里调去当副局长的原因简要告诉她：“我只抽一夜两餐的空儿，赶回来看看父老乡亲，特别是三家烈士家属们。”孙网巧故意调皮地问他：“难道你就不想去见荷香吗？”他毫不顾羞地承认：“也想呢，只是隔河隔港十多里路，太不方便了吧。如果能在本庄歇住脚，我就打算吃过晚饭后，借条放鸭小船，摸黑撑到吴明庄去会会她。”这话倒触动她的心机，说：“主任呀，你要去烈士王友恒和炜龙两妈妈家，还有你二叔冯登道和烨兴他妈妈两处，看来都不太方便。至于自家，你跟粉娣子多年分居，突然见面，简直尴尬得没命。我想呢，不如蜗居一点，就食宿在我家渔船上。待吃过晚饭，我和我爸荡双桨，把你送到吴明庄，再由我上岸，把荷香带到船上与你见面，你看好不好？”冬雪一想，与其借船惊动四邻，不如就打扰孙家了，于是便说：“为让荷香相信，我们一道上岸，由你到她家去做引路人。”网巧点头指着土地庙里说：“你先进去坐在蒲团上歇会儿，我把船撑来

带你。”眼看人网丑尚婿，登亦似品用日禁虽背，会寄既回晋多器

今日是农历三月初八。这对渔船上来说，仍有过大年的风俗余韵，敬神祭鬼供祖先，比农家尤为看重。当孙网巧把倪荷香、冯冬雪领上船时，只见中舱与艄舱的面梁板上，点着一对红烛，光焰把篷里照得喜气洋洋。那尺余高的小方桌，摆满了六碗这样的菜肴：炒黑鱼片、清蒸鳊鱼、烤干咸鳊鱼、煮红鲤鱼、烩青鱼圆，还有虎头鲨烧的汤。先入舱的荷香，发现冬雪脸上露出莫名其妙且有不过意的神色，就随着网巧她妈进来，微笑地对他们说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请盘膝坐吧。”接着网巧抱来乳名福儿的遗腹子，给空杯斟满酒说：“六人六样菜，六六大顺把堂拜。今儿是我妈做的主，只要喜人给个红纸封子，我家船上就是两位成亲的新房。”

对于这种突发的喜事，倪荷香在网巧她妈出言吐语挑逗中，羞涩之余，内心是兴奋的。眼前，面对一对红烛芯开成梔子花状，不禁唱起她妈教的四句情歌来：“梔子花呀靠墙栽，雨不打呀花不开。绣妹针孔等线穿，深更半夜盼郎来。”孙家三代人欢呼着，网巧忙说：“荷香，今儿你把郎盼来啦！”

“对，盼来了！”倪荷香举起酒杯，称呼冯冬雪一声“冬哥”说，“新年新人闹新春，春宵一刻值千金。我敬大家三杯酒，特向三家谢大恩……”

孙网巧她爸忙问哪三家，荷香随口而答：“我家、冬哥家，特别是你孙大伯家。”

此时此刻，冯冬雪面对孙家的热心和倪荷香的热爱，再加上受三垛镇外的蜂蝶采花的感染，他自己长期压抑住的配偶欲火，眼看就要像岩浆似的喷发，他恨不得就想紧紧拥抱荷香，亲她的嘴、触摸她的双乳……可一转念：这倒不是因为孙家三代八目所视，而是“律”打败了“性”——这真是那个不合法的鲁莽行为呀！但他又考虑到，若来个老调重弹，荷香不但听不入耳，乃至恼羞交加，使青梅竹马结成20多年的情缘酿成可悲的结局，这这这，这到底咋办呢？

孙网巧看到冯冬雪愣愣发呆，和倪荷香僵着脸，她只得为荷香转弯、为冬雪解难说：“用我的眼光看，你们两位自有你们见面谈心的格式，对吧？因为荷香原来也觉得这样做太冒失。真是的，这么多年煎熬过来了，她绝不在乎今夜的相会。只是我妈从中嗾哄，说主任又调县里当副局长去了。城里不比乡下，花花绿绿，会迷人眼睛的，什么胭脂花粉啦、洋袜吊带的姑娘多了，生怕把局长魂勾去，而把荷香甩了……”

“这说的哪家的外国话呀？”冯冬雪摆出事实：先把倪荷香和吴福安放在一边，就说自己，还有个粉娣子尾巴拖着。即使违法重婚，他也不忍让荷香做小……荷香点头后，想起往事，对他过分拘泥于“非礼勿动”甚感不满。自从腊珍夏夜推船的成全和她弟倪稻香所谓上船捉奸以来，不止十多次失掉了幽会机会——好像场所是雷区，她身子是玫瑰一样，总是不敢触摸的。她就恨他为啥不学张生跳粉墙？现听他所说的话倒也合情合理也合法，只是怎样让孙家导演“龙凤呈祥”这场闹剧圆满落幕？

见倪荷香进退两难的样子，孙网巧以自己与麻太良先同房为例，劝说冯冬雪先让荷香肚里怀上个小局长，荷香就不担心他进城甩她啦。接着，网巧爸也为女儿帮腔：“年小伙呀！你是闹革命的人，多年熬着并不容易。原来我家太良也跟你一样，可却不过我的情面，也就答应与网巧偷情了。想想，若不是有个遗腹子福儿，两家三代就缺后代啦。”接着，他爸先夹条干鳊鱼，又指着虎头鲨对冬雪说，“这是钻洞挖窟的欢喜鱼，这是养私生子偷情鱼。俗说它是‘虎头鲨，先养儿子后成家’哩……”

听到最后一句就万分敏感的冯冬雪，立即丢下筷子，浑身突起鸡皮疙瘩：想起十三岁的童养媳的司氏奶奶，与他爷爷没举行婚礼，就养下了他爸冯登田，成了全庄特大新闻，他被人骂成是“虎头鲨家的龟孙子”。想到这里，他改盘膝而坐为屈膝而跪，对孙家人说：“承情承情，我实在让你们失望了。恳求荷香忍耐再忍耐，忍耐到双方把父

母包办的婚姻离掉，花好月圆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日子定会到来的。”

倪荷香本不是风骚、野蛮的女人，听冯冬雪这样真诚，激动得把他搂抱坐下来，说：“冬哥，你应该记住小妹这句话，你如果与粉娣子离了婚，若因我家庭成分问题，组织上不批准你跟我配为夫妻，那你就不要吃革命苦。真的，韩、倪两家财产，我连一只筷子都不要，凭我妈私房钱就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了。”

冯冬雪对她的话虽感不满，但照平心静气地劝她：“让我也靠你妈私房过日子，那我不仅站在贫雇农的对立面，成了不劳而获的蛀虫，也是我父母的不孝之子了。荷香呀，照我看，你的出身不是主要障碍，而是你愿不愿意背离剥削阶级家庭，出来参加工作——当然，我谅解你，你过去是舍不得被爸抛弃的妈妈。这也不能怪你，人之常情么。”他发现她默不作声，只得转到前次戎寿文找他的事，又说，“荷香，你托寿文给我带的啥口信？”她叹口气说：“就是想你忙里偷闲回来看看。可惜口信没带到，你却主动来了。来了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跟竹篮打水那样。”她说着抽泣着，让孙家四人都难看起来。

孙网巧连忙帮她擦干眼泪说：“守着吧。”倪荷香叹气说：“说不定落个‘守株待兔’的下场。”网巧虽不懂她的文话，但对她的心情是理解和同情的。

这一宿没得到喜喜乐乐、和和美美，冯冬雪虽觉未尽意，但也不后悔，仍跟原船回到本庄。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辞别了孙家人，冯冬雪上岸进村，先后拜望过冯登道二叔和友恒与炜龙两烈士亲妈，因没心肠去探视老同学王丹石支书，也就急匆匆向三垛镇奔去。

回到三垛镇只过了一宿，冯冬雪背着拎着行李，准时来到码头赶上轮船。下舱后，有意找了个角落位子坐下，以便打打瞌睡，好弥补昨晚睡眠的欠缺。可刚眯起眼，左肩却被人拍了一下，原来是冯金南提着满装着鸭蛋的藤篓，弓身站在他的身边。

冯金南不像戎寿文那么畏怯，蛋篓往下一放，就挤在他身边落

座。他对金南虽有反感,但因是同族的侄儿辈,又是同时到区上工作的“同志”,他照样开个玩笑说:“你特地赶来给我这穷叔送礼的?”金南倒是认真地说:“莫说这一篓子鸭蛋,即便一只,你都不肯收。局长啦,你带头做清官哩。”他这才认真地探问:“你现在做小贩子啦?”金南却告诉他说:“我第一次从上海赶回来,却被躲在县城的蒋帮四区三青团头子李惠儒抓住。好在由戎寿文他堂爷爷戎家驹担了保;叫我仍去上海避避。这篓蛋礼就是给他送的。其实,我今天应该先搭本庄帮船去昭河城,再乘轮船到孟湖城的,可我赶早买鸭蛋时,碰见了孙网巧,并告诉我你的来长去短。我一想,这是我会你的良机,就学你样,步行来到三垛。”见冬雪要抢话时,金南突然羞红了脸,一改刚才的语气做检讨:“我的局长叔叔呀,我太不该……”冬雪举手捺着金南嘴巴说:“你爸已替你认错了。不过呐,你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。你已编入主力的团供给处任职,部队又又在海边,比运河东线安全多了。可你只顾自己小命,而忘记了人民经过抗日、土改得来的胜利果实——生命财产啊!再说我庄参加坚持原地斗争的六位同志,麻太良、马炜龙、王友恒都英勇牺牲了;马烨兴、马梓玉和我又是怎样成为幸存者的,你从上海回来多天了,听说过没有?”

“听说过,我很惭愧。”冯金南说,“我现在反为马梓玉可惜,据说他很想家……”“是的,他一是为人忠厚老实;二因能力不适当税务所长;三因嫂子不孝敬他父母,所以他,”冯冬雪接着说,“不过呐,他如回来,与你和戎寿文的性质不同。”金南点头并抹抹脸上的冷汗说:“他是‘解甲归田’,我跟寿文是可耻的逃兵。”为了不让金南过分难过,冬雪拍拍堂侄儿的肩头说:“你虽然逃离了革命阵营,但没投敌变节,这比起寿文来,名下少了一滴污点。”

若不是同舱有这么多双的眼睛,冯金南真想跪下来,向冯冬雪拜谢,他说:“叔呀,我赶来就是想你用公平公正的秤杆子之心,称称侄儿身价贵贱的。如还不太贱,能否烦你帮我找个饭碗捧捧?”

冯冬雪看看仅比自己小一岁的冯金南,左一声叔、右一声侄的挂